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二

井研廖平學

孫宗澤補疏

桓公名允惠公子隱公弟弑隱而自立

元年年表桓公元年周桓王九年齊僖公二十年晉哀公七年宋殤公九年衛宣公八年陳湫公三十四年鄭莊公三十

三年曹桓公四年楚武王三十年秦甯公五年曹桓公四十六年杞武公四十年

春王劉子說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董子同提要据此以為春王句絕之證非穀梁誤斷也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據春月不繫疏弟子深于經例禮制凡問皆依據或因夏小正

傳疑問為設辭為虛衍者誤矣謹始也元年有王王此與隱元有正月相

位也桓弑君以爭國即其曰無王何也據例宜桓弟弑兄

言兄弟者盡

臣弑君

繼體諸侯盡臣諸父昆弟故曰君臣

天子不能定

弑逆之賊當征

討之按不能定

諸侯不能救

所謂下無方伯

百姓不能去

劉子云上無明天子

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

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

可也按百姓百官也不能去謂不討之如州吁無知事更覲

顏事之故桓不卒

弑賊雖多而桓外無

大夫以爲隱無臣

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

弑賊雖多而桓外無

征伐之兵內無臣民之變安然

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若竟無王

治法不明反嫌縱惡故于元年書王以討之于即位時行誅則王法嚴矣

正月公即位

即位國之大事不日者傳曰以年決者不以日決月者從首時

繼故不言即位

即位猶言繼立君新立必言即位乃見終始不言者例所必言經不書之

正也

公不言即位

疏 賁皆即位春秋去之故曰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

不言左氏說則賁不即位

何也

據隱亦不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

即位

者繼立之變文可卽此以明繼君之志莊儻不與弑繼居先君位有哀痛不忍之心故如其志不言卽位繼故而

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弑也

據桓宣言卽位是也

繼故而言卽位是爲與

聞乎弑何也

據卽位例所必書

曰言曰者謂經有此義不闕事實就經所書之意言之

先君不

以其道終

當哀痛不忍

己正卽位之道而卽位

貪位慕榮安然無惻怛之念

是

無恩於先君也

以無恩起其與弑也

疏春秋內魯大惡當諱諱則沒其

使其諱雖深其志甚善此誅志諱惡之大義也正月或以爲當聯春王者誤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因事求賂公許以許田因爲此會桓會皆月因薨于齊危錄之

會者

據盟越言及

外爲主焉爾

垂內邑以外主之者鄭以祁求易許田也下盟鄭已得許田內求盟

之故以內爲主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此爲弑君賂鄭也以假言之者避賂也以璧言假知非假而不以璧亦可知也

疏魯

家鄭以壁
易天子許

假不言以

假者直相假借可不言以

言以非假也

有以則是相易明此易地非假也

非假

而曰假

實非假而文曰假詭辭相託必有所避

諱易地也

因易地不可言託於假耳

疏言假

假借之辭非敢擅專執是諱易也而實以璧以起其實易明

辟其顯罪陰露其微文其辭甚恭而其實不沒故曰其文微

而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疏

地諸侯所受于天子天子乃得專之
而許皆閒田也魯鄭不食其入當歸天子以入閒田今因不

可知矣

言假田則無許可知傳以許為邑名與許國之許不同公羊以為繫許與傳異

疏許天子閒

于許取田

不言許但言假田不與許也

田有種植可以言假許為天子邑不得竟

以假

疏

凡外取內邑皆言田邑重于田天子守土不可失故田可言邑不可言也

許田者魯朝宿

之邑也

魯爲方伯天子所賜王制曰方伯爲朝天邠者鄭伯

之所受命

鄭伯爲方伯所受七錫之命劉子云諸侯三年一

有功有功者

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

百人號曰命諸侯

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請

于天子而征之可也

已 **疏**鄭在冀州爲方伯者西京東都京

征而歸其地于天子

畿通鄭在王畿外爲外諸侯也說

詳王而祭泰山之邑也

劉子云泰山者五岳之長羣神之宗

山一名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于岱

宗也東方萬物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羣岳之長 **疏**鄭祭泰山

爲王臣春秋稱伯亦爲天子大夫辭天

子巡守鄭從行故方岳下有湯沐邑 用見魯之不朝於周

不朝不可言無所見則疑于常事不書故

疏見者由此見彼

以此起之此見朝覲禮廢下見巡守禮廢

所据者可言所

見者不可言也終春秋魯不朝周不可言故言易

而鄭之不

祭泰山也

天子巡守當祭泰山鄭伯從而助祭天子不巡守

岳視三公四疏言此明巡守之禮廢也八州四岳二方伯主

瀆視諸侯疏一岳尚書之四岳謂八州八伯也天子巡守

東方祭泰山鄭從祭賜以湯沐之邑言朝宿邑不言湯沐邑

者魯不朝責在魯言湯沐邑則責在鄭言祭泰山鄭不祭泰

山知以責天子不巡守也終春秋天子不巡守言此以起之

守河陽諱致天王也朝覲巡守之禮廢則天子無以治諸侯

故春秋尊二伯以代王治朝二伯即所以尊

天王扶微抑強振王道于不墜春秋之功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公盟正

及者據會垂內為志焉爾鄭已得所欲公結鄭越據下有

地之名也據越初見疏春秋正名之書于物事必盡其辭地

必相別異北燕小穀魯濟邾莒之類是也無一名數地

之理因下有越故傳亟明之凡傳所及者皆有所起

秋大水水必言大水常也必

大水成災乃記之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記災麥疏下有災曰水高下

禾皆傷皆然曰大如大旱

冬十月

詩篇名有十月正月四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合爲五帝五行五官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因下四年七年再
去秋冬故再發傳春秋編年較詩

書年代最少故用編年例詳于春秋別經可推故惟春秋編年

四時具而後爲年

傳曰日繫于月月繫

于六藝唯春秋編年繫月從史文也魯史記事詳十二公時之籍當百倍于此蓋創其人事而不能變易失常故虛

存首月也再去
秋冬不成年矣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疏

宋世家太宰華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

公卽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甯民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公子馮于鄭而立之是爲莊公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

据陳侯鮑卒無王

正與夷之卒也

正如諸侯正不正之正無

王疑與夷不當立而立

疏與夷受命于穆公又宣公之嬪子明得正有王亦以明桓無王不正

督以國氏者辟下華氏爲世卿也不葬者賊不討起爲馮弒也

及其大夫孔父

方伯卿比于天子大夫此公之卿何以亦稱大

稱大夫自我言之以爲于內則爲大夫也大夫以方
疏大國大

伯國爲正例故大國小國大夫不名見非大夫也
夫尊惟

餘不言也

晉宋言弒及

孔父先死

據事實其曰及

當先書殺

凡父如晉何也
據仇牧

死乃言及此

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

春秋明君臣之義臣雖

失先後之序先君亦以及言之臣不先君子不先父婦不先夫小國不先

大國夷狄不先中國外不先內諸侯不先王人微者不先大

夫小夷不先孔父之先死何也
據仇牧荀督欲弒君而恐不立

督之弒君爲馮也恐弒君而孔父於是乎先弒孔父孔父聞

執政是馮終不得立故先殺之也

也 据殺大夫言殺

疏

弑下殺之名大夫而以弑及之者因孔

君也傳曰兩下相殺不道春秋

賢孔父爲君黨而以弑及之也

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 据與

荀息

同辭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

許慎

沒稱字而不名孔

疏

禮生名之死諱之示人鬼之別亦以

父先死故稱其字

疏

相崇敬若哀公誅孔子稱尼父也 以

是知君之累之也

傳

累數謂累累相繼孔父先死君

死事見左傳世家當日譜帙載記必詳師不引用而單由經

例禮制推之凡事必自經求證乃爲治經門戶乃嚴然游衍

推

記其利弊相等學者又當考求實事就經推 据儀父氏

合如此傳下或說卽不用先死不名之說是也 孔儀爲字氏

据

孔子以孔爲氏 父 据儀父父繼 字諡也 春秋字例不舉實

此以字爲氏耳

父

字爲美稱 字諡也 春秋字例不舉實

舉實字者不單舉一字別繫父于實字 **疏** 父甫同字美稱有

下如儀父家父是也故以父爲字 諡 以繫名者祿父是

也有以繫字者儀父是也禮五十以伯仲見則不以伯仲見

者當未五十也字有配名者季友伯糾叔辟此在名例者也

有稱伯仲者有稱父者有稱別字如儀父者皆此說與從字例傳以天王天子爲一稱者此亦同也

凡不同者傳乃言或曰一傳曰非一師之言但無或曰大異同皆不出說者主名傳蓋合眾師說而成者其不稱名

蓋爲祖諱也此從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說也闕孔父弑及與仇牧荀息同

以其氏孔子殷人下宋大夫不名知不敢稱祖諱也此言闕氏後不言氏者祖有遠近思有淺深故下痛其無罪見殺並

沒其氏也孔子故宋也春秋從史文禮家事不廢王事私諱得諱者孔子修春秋託王有繼周之意故得顯

其私親疏補傳春秋素王據顏注梅福傳引穀梁傳補其故宋之例則孔氏字宋殺大夫不名三記災會盟三

紀事皆顧先人異于他國雖爲王後其黜祀者亦故宋之義也

滕子來朝稱子者正辭也小國稱伯子男桓世記往來詳初立詳小國朝之禮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劉子云諸侯會討宋督公受賂而歸

以者據以下必有所繫內爲志焉爾據言以明公以諸侯與釋宋公不言以以楚師內爲主同不以

諸侯成宋亂者言會外爲主兼首齊公爲志乎成是亂也言會事之成言以內主之使如內以諸侯

成宋亂非諸疏據馮已立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侯之意也

言成先不成也若謂宋亂將敗公乃與疏時諸侯討宋會于諸侯成之故謂取不成事辭而加之也疏稷是宋亂將敗公

會其事取賂而歸是公獨成其亂也傳地而後伐疑辭又曰會者事之成明諸侯會稷疑未進公會之而改謀取賂故使

若宋亂已敗於內內指桓公桓公惡人長養同惡不之惡惡而公獨成之於內書其弑特于近弑之惡著以起之

于弑亂而君子無遺焉爾君子孔子也無遺謂遺誅也春秋爲小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先治內于內惡盡錄之外惡不盡

也孔子曰躬自疏自治外大惡諱者罪惡重不可錄小惡書所以厚而薄責于人疏自治外大惡書小惡不書者治外以大惡

而遺其小內無大惡然後可治人也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大廟以宗廟臨之也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亦同

罪惡不能正託于先公疏納例時日以正之以見其失正也疏者惡之也

卷二 恒公

恒公 晉南嚴氏孝

桓內弑其君

誅絕之罪

外成人之亂

惡

大受賂而退

取部

以事其祖

納于

大廟非禮也

納非禮

其道

據獻捷不言納廟

以周公爲弗受也

大廟周公之廟

言納明弗受也

出大廟者以宗廟辭不當納也

部鼎者

據取于宋不部當繫部也

之所爲也

據衛俘也部以所出爲名部善爲鼎宋滅部取之因以繫部宋人名其鼎曰部鼎也

曰宋取

之宋也

據歸獻也此親取之

以是爲討之鼎也

討討賊也

于宋國都故地宋也

取其

孔子曰

此于夏所

受說春秋

之名從主人物從中國

此借華夷繙譯之例以釋之也名有定名如人名地名物謂鼎地之類春秋于華夷異稱凡人邑名夷狄舊有定名不若地物有形名可正則從夷狄辭地與物有形名可正則以中國辭言之鼎

物是也爲部所作自名大鼎自魯名之則曰部鼎亦

楚吳

如夷狄之物彼雖有異稱以我爲斷故曰從中國

王也

自我言之則爲子諸侯三等從內言之則爲諸侯卿有三等自我言之則爲大夫諸侯有三等葬皆稱公此推繙譯之例

故曰郟大鼎也

從魯言之名郟也

秋七月紀侯來朝

惡當貶稱侯明舊爵也月此以起其餘已畢喪得朝

朝時

揭滕子來朝時

此其月何也

一年之內其文兩異

桓內弑其君

此說其根本事在滕

朝之

外成人之亂

事在滕朝之後

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

三國伐宋因魯

而止公獨受賂三國由是憤怒反兵討魯之罪

數日以賂

二句解所以成亂納鼎之意一說因用兵久暫賂以

兵費三國乃罷不書者恥辱深諱之也

己卽是事而朝之

己紀也是事謂三國討魯之事滕朝之先

尙無成亂納鼎之事猶可新有惡事又朝故特用以起爲新事月之紀以齊欲滅紀故結魯以自助也

惡之朝

人亦惡也故謹而月之也

因其朝下有爲紀交兵之事

疏

據此是日月例有不闕典祗不

爲通例卽前後書事相起而見此屬辭比事之教

蔡侯鄭伯會于鄧

外會不書書者左傳云始懼楚也鄧近楚之國莊十六年爲楚所滅此在楚武王三十一

年下六年侵隨有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之語楚強侵伐及豫州故三國爲此會外會不書書以見楚之強有滅國侵地事而經不書也左傳亦于此始見疏知鄧穀皆豫州國者地理志南陽楚字經諱之故傳亦不言疏鄧下云故國筑陽下又云故穀伯國按此鄧在南陽與下來朝之鄧不是一國穀與楚近與來朝之穀亦非一國說者多誤

九月入杞

我入之也內諱滅言入杞中國不日非滅也當言帥師不言也非滅也非滅而言入同外辭也諱滅言入從此起也

公及戎盟于唐

唐晉邑唐叔所封也疏桓踰竟皆月此不戎者晉也與隱會同疏月者因致以見

冬公至自唐

桓行皆月此不月因致以起疏据經隱元年書盟隱不致而桓致者危桓也疏于唐于五年見曲

沃莊伯伐翼詳晉事經至僖二年始書晉師滅夏陽晉與齊同爲二伯較齊遲見經六十餘年經之遲見晉爲大例隱二年言盟唐桓二年又言盟唐以相起見經之遲書晉人也

桓無會

據桓十五年會十書月以危之春秋三辭隱桓之世臨天下辭則天下一家凡出皆不致隱全不致桓二致

而其致何也

會以月危則可不致故但書二致

遠之也

唐遠在千里外因其過遠偶一致之

春秋隱桓臨天下莊閔僖文宣成襄昭臨一國定哀臨一家而隱桓定哀二公之間又有升降故桓公有臨國辭也

三年

年表晉小千侯元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左傳成昏于齊也

疏

贏齊邑謹夫人之禍故詳錄之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疏

蒲衛邑甯氏所食古帝王無盟春秋惡盟無信故美胥命而惡累盟詩君子累盟亂是用長是也

子累盟亂是用長是也

胥之爲言猶相也

相者齊衛同命無先後之辭

相命而信諭

諭同諭盟皆有所約束今

不陳牲讀書築壇要約相見于蒲各言其意而兩相喻

謹言而退

左傳云胥命不盟也謹俞越讀爲結結言

而退謂不盟善禁誠各約言而退

以是爲近古也

荀子云不足于信者謹言故春秋

善胥命其心一也傳盟詛周禮有盟者乃諸侯不協盟以

不及三王古謂三王也結好凡有結事亦相盟春秋屢

盟無信能有不盟是必一人先能同命其以相言之必有

固是所賢者也先何也據相同命不以齊侯命衛侯也齊大衛小言先後必

大小之分先後之別衛侯之信不見齊侯之首齊言齊命衛是有

美亦沒故言相以起同心同德無分首從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內邑也上齊鄭入郕以郕歸我故爲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劉子云前事已大後事將至又大

易許田無事天子心楚僭稱王則既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亂

鄭拒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弑

言日言朔據或不食正朔也正周歷正朔日也日食必在朔

歷能合天食正既者據或不盡也據繫食有繼之辭也據盡

朔明推測密合言既言既下知盡有繼之辭也言盡

言無既者成事之辭明今不然也日不欲其食故言

既以喜其生明餘言盡者盡無再既有繼之辭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逆女桓事不書書者謹女禍終始亦以氏翬見與弑也

國

逆女親事非心啓不使翬

使明翬與閔弑遂使亦明遂與弑也凡帥師逆女皆非善辭氏公子者明隱之罪人桓之親貴桓無大夫隱無臣也已命翬未命柔皆逆黨也翬逆女桓遂死于此女亦禍殃之鑒也

逆女親者也

禮曰親迎

使大夫

卿也謂之大夫者順經文之稱

非正也

再發傳明內外同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謹內邑月者非禮謹其禍年表

禮送女

遣人致送之制詳于左氏二傳文不備非彼有逆者而女家不送之也

父不下堂

劉子云夫

行女從拜辭父于堂父誠之東階上

母不出祭門

孟子曰往送之門

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劉子云女拜諸母于大門諸母誠之兩階之間諸母庶母兄弟女子有大功服

者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

釋親夫之父曰舅父戒從舅各就所重言之亦所謂男不

言內也

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

釋親夫之母曰姑母戒從姑不與外事也內則曰婦

事舅姑如事父母子夏曰婦學于舅姑禮也諸母般申之曰般盤帶申重也重申

卑不敵尊謹慎從爾父母之言父母曰從舅姑諸母曰從父

奉行而已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戒辭送女齊侯親踰竟據謹非

不同者各從其重命之不一定也送女齊侯親踰竟內邑非

禮也送女過遠明女禍之本始于不正

公會齊侯于謹桓會皆月時者在內無譏乎據送譏齊侯會宜曰為禮也據不言輩逆以託于

也謂天子親迎于郊境有此禮詩造舟為梁親迎于渭是不

至女國之辭然天子禮斷不至女國以與后父君臣為禮當

郊迎之不能俟堂著諸侯不能用天子禮然父齊侯來也因

送嫁之禮則有之此為變禮不親迎為送嫁齊侯來也因

侯送女于謹則得以為疏以親迎言則送女者非禮以送女

送嫁非用親迎之禮言之則齊侯自以女來館于謹則

同國辭不許輩逆以明親迎禮因其送逆公之逆而會之逆

失禮不可書故託之于送女非送女也

女也逆女之禮夫親受女于女父母齊侯來謹則女猶繫父齊侯以公不親迎躬送女于謹約公來會再行親迎之禮不言公逆女于謹者已使人不以親迎許之可也可者雖失正也言會者沒其送女之文亦不許齊送也謂公既前失禮齊侯親來約公往逆因此以正前失可者許其改過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此其如專行之辭者輩與公皆不得逆禮之正

其不言暈之以來何也

據遂言以夫人至

公親受之於齊侯也

禮親迎夫

受女于其父母于謹會而受女于齊侯與親逆同故不言暈以也不言至自謹者見齊侯矣可從國辭且不使公以正逆辭子貢曰周時婿禮略孔子制禮天子諸侯皆親迎

迎不已重乎

冕天子諸侯之服天子諸侯尊有政事越國親迎疑過重大夫以下乃親迎也

孔子曰

合二姓之好

二姓同姓不昏也春秋議吳孟子

以繼萬世之後

后夫人上奉宗廟祭祀下

開繼體之宗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兄弟朋友夫婦倫常之始親迎又夫婦之始也

何謂已重乎

國家大事莫過于此親迎而備禮非爲過也文亦見大戴以爲哀公問詩親迎于渭韓侯迎止

與此同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世記往來詳

疏

左傳云致夫人也嫁女舉其親者兼以起公孫無知之事

爲致來則送致常有儀節二傳以書致女爲不宜致說者遂疑致女非禮不知致女爲禮常則不書致因宋伯姬不肯廟見特見致女以示意不能因此謂無致女禮也

有年

不以日月書者有年凶飢以年計者不以日月見也春秋不書有年惟于桓宣二見以二君皆弑君惡人而有年則

爲怪異所謂天福淫人也

五穀皆熟爲有年也

志者喜之重民也

疏

先師行事順逆陰陽災異据理不据事于此可見

四年

此年缺秋冬文與七年相起

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曰狩春田也何以曰狩正月子以夏正言之則猶冬也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所以終

十三年事亦此意也

禮

在內月者以見無王

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

班氏說四時總名爲田爲田除害上以共宗廟春日田

劉子云其曰田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者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班氏說春歲本舉本而言夏曰苗

劉子云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羣取禽不

秋曰蒐

劉子云秋蒐者不殺小麋及孕重者班氏說投索肥者

冬曰狩

劉子云冬狩皆取之四時

之田用三焉

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劉子云夏不田何也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於鳥不

搏攻蠶不螫鳥獸蛇且知應天疏用三謂四時田無事但用

而況人乎是以古者必有黎牢其三有事乃夏田也四時

之田以簡卒而修戎唯三田非有急不夏田五年八月壬午大閱此夏田也傳曰修教明論國道也言夏有苗禮也平而

修戎事非正也此言無事夏

不田也以三屬下三者非也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

客三爲充君之庖

王制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

物天子不合圖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豺祭獸然後田獵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天妖不覆巢

疏劉子說三事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與士眾傳曰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眾是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此所謂天子不能討有罪宜討不能討乃下聘

之故下去秋冬以決其義桓世七記天王事此為始一見亦謹始也渠伯糾字糾名以字配名在可名可字之間○据左傳傳文秋冬二時皆有事經無秋下大夫也○冬者議王違天不討桓而下聘故不成年也下聘非禮加于無王之桓則無王又無天也文去天議在文也此去時議在天王也秋冬主殺不討桓無王法也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世家桓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桓公弟厲公其母

蔡人故蔡人爲厲公殺桓公太子免

按世家舊有誤今據經

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傳校定說二傳者以爲

陳桓公因狂病逸出不知所在越十六日乃得其尸以諸侯之

尊全無侍衛又不詳免佗事亦似國家無事陳侯因狂疾而卒也

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

據卒例

春秋之義信以傳信

信者其事明著

緣事直錄不爲隱晦之辭

如昔夜中六鷁五石之類疑以傳疑

疑者其事難明莫知其實如日食二日卒有史

文脫誤闕所不知如夏五之類孔子因魯史存王法欲明進退先審疑信者功過易明而罪疑則輕功疑則重孔子曰

多聞闕疑又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皆傳疑之謂也春秋決嫌疑定猶豫本謂其事

已明定從違以解眾人之惑

非謂本事可疑而凡斷之也

陳侯以甲戌之日出亂作爲佗

所攻免奉之以出甲戌其始奔之日也

疏

師說以爲有疾是也特再

已丑之日

得左傳云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代之公疾病而亂

作國人分散故再赴越十六日佗乃殺免亂定求公乃得

其尸公病由免奉以出不知死之日所謂疑也免死其黨亦

得尸由佗故日分散死故舉二日以包也所謂傳疑其事可疑不能定據此事與

齊桓諱且六十七日亂乃止不能繫月也齊世家桓公病五

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

公桓公尸在牀上六**疏**按左傳再赴謂春秋以二日書之如

十七日蟲出于戶傳云公疾病而亂作此時免何暇赴告即

免以告佗又何必再告杜說未詳傳意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書者明非實如又大國不如小

國人蓋襲之不言襲者紀備事未成不探意以

成人惡也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聘已非正再

任叔之子者據武氏子錄父據言之繫父以使子也武氏子

不言之父在之辭父已卒

任叔之子父在而使
言之錄父使子也
故微其君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
而言子是微君臣
而著

其父子
言任叔繫父是著之也門外治義掩恩聞
不正父在

子代仕之辭也
周時事如此春秋制不許子代父仕王制云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仕又云六十

者一子不從政九
疏
父子可以同仕一君未可同居一位父
十者其家不從政
疏
在而老子攝其事父缺傳家之義子非

服勞之正以父子之恩亂君臣之道
春秋不貴惠蓋如曹世子參議之也

葬陳桓公
陳月葬正
疏
班氏說暗蠶跋蹙惡疾不免黜者尊人
也時葬故
疏
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

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蜚亡而死由不絕也
按班說以爲狂疾空言立說未攷事實之故

城祝丘
祝丘地新城
城議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
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敬國不相

征
疏
鄭世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帥陳蔡衛伐鄭
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瞻射王中肩

重訂設采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二
桓公
三
渭南嚴氏孝

舉從者之辭也 據從王師當言征此言 其舉從者之辭何也

據言從王則 當以王主之 為天王諱伐鄭也 劉子云諱傷桓王 **疏** 天王伐鄭而敗

使玉征鄭若三國奉命而伐之王不在師中則可以免 鄭同

伐同姓近畿之病而王師之敗傷肩之辱諱深而隱 鄭同

姓之國也 鄭宣王母弟所封 在乎冀州 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劉

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

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曰兗

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按鄭國在豫州不在冀

州傳以冀州言者謂為冀州伯也晉在冀州為二伯不主州

春秋之先厥宇隘素王收南服以成九州之制九州王在齊

鄭主冀楚主荆秦主梁陳主豫蔡主徐吳主揚衛主兗魯主

青四方拱衛東都如井田之義方伯稱侯鄭秦稱伯者從王

臣例也伯字也天子大夫例字鄭在王畿豫州近行在使如

諸侯入為卿士故稱伯小國乃稱伯以此見鄭伯非

爵也諸侯在喪稱子鄭不稱子者辟同小國主也

圖說詳見王制釋義中秦鄭一主西京一 于是不服 劉子說

主東京故二國皆以方伯而稱伯者也 置本未

固無務豐末親戚未悅無外交比近未悅

疏

王者天下所歸往也王者在上

無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來道也

四方莫不服桓王失道鄭伯不服當修德反己以懷之近者

已服遠者且來今不務德而招外諸侯興師圻內以討懿親

兵敗身傷爲世所笑王道廢遂遂以爲天子病矣

劉子云內不振春秋深爲諱故舉從者辭也

可以正外本惠未襲未可以治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

夏先諸夏而後戎狄及周桓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

稱王諸侯倍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

及諸夏諸夏以及戎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與師

而伐強鄭大敗搏辱不行大爲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

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治末

子說周伐楚事經傳皆無其文當是諱而不

大雩

蝻

劉子云蝻介蟲之孽屬言不從前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諸蟲皆從

蝻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疏

說見前

冬州公如曹

六卒正皆已先見于此乃見曹者辟紀也曹與魯近又爲同姓國故不見兵事以曹不服爲魯病如

鄭不服爲天子

疏州小國稱公者禹公也不言尊略之也病故諱之也

外相如不書

據唯內言如

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傳曰有具未不得不錄其本稱公者

從下錄之也

六年

年表晉侯潛元年陳厲公元年

春正月寔來

月者議失禮

寔來者

據不見國名氏

是來也

寔猶是也是來禮作實來古有此語

何謂是來

據無謂氏也

州公也

據承去年無問事知州公又外如不書

其謂之是來何也

據鄭詹猶再出會盟不同

時再

以其畫我

行過無禮謂之畫畫謂以過相朝

故簡言之也

簡謂略之簡故不言朝不

再稱

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凡書來皆行朝禮不言朝簡之不許朝也稱公與虜同在五等非不

能者不言朝知以過相朝略之朝于唐以攷禮修德出當告
廟焉社不田過竟朝也公如京師以伐秦朝于此見諱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會于郕紀來咨謀齊難也**疏**說同三年月者起非會

秋八月壬午大閱

不地者在國周兵制略而不傳大閱者春秋之制也

大閱者何

據治兵言兵闕非蒐比

閱兵車也

周禮仲冬教大閱閱如治兵之治因加大不言兵也

冬農事畢用事久故加大閱猶觀謂攷校之兵車用車戰也

脩教明論國道也

劉子云苗

禮簡其戎事也兵不可廢廢則召寇強弱成敗之道在增士卒教習之而已

疏

劉子引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

威武之戰以卑其眾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陳連其什五以禁淫非壘陳

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刀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于今之將也平而修

戎事

平謂無兵事春秋四時皆有田獵無事則夏不田閱八

戰而不田獵非正也

非時習戰其日

據田例時以爲崇武故謹而

日之劉子云兵不可玩玩則無威故明王之治國也上不蓋

以觀婦人也蓋在傳疑之例不敢質言之也桓觀兵以悅婦

類于

蔡人殺陳佗田敬仲世家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

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既立

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數歸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

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佗之弑以淫疏按世家舊有

陳佗者氏不陳君也据書知其曰陳佗何也据外段匹夫行

棄諸侯之尊微行越竟不從故匹夫稱之也因事生名亦正

名者辭疏班氏云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妾爲偶陰陽相

故論語曰匹夫匹婦其匹夫行奈何謂方踰年恐以陳侯意

獵淫

爲二事

獵于蔡

于蔡越

與蔡人爭禽

禽鳥獸通名

疏

謂所得也

羊世家董子皆以爲淫傳以爲獵

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

故

匹夫

而殺之

傳言此者明意獵

疏

按世家本林令蔡人誘而

陳君者就經以匹夫稱之義而說之或

當時誘殺蔡人實不知爲陳君亦不可知

何以知其是陳君

也

據外殺皆爵

兩下相殺不道

下臣民也春秋亂世爭殺繁

王法必上下弑殺有闕國事乃書以謹之

兩

其不地

于蔡也

越竟失國故不爵在陳則當地

其不地

九月丁卯子同生

疏

內大事

同者莊公名此定說也春秋凡成君之名通

君名

疏

例日

疑 同生則可疑也雙生其狀親長幼易疑或也禮說文家摺

已見以先生爲兄後生爲弟質家摺本意以先生爲弟後

生爲兄論語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
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謂四乳雙生也
故据二傳莊公名

命名同然乃三月己後之志之指殷赤生不志也外君在稱

名初生之同固非名也世子不稱世者凡世子明其

得立無所起故不言世也禮子生三月父乃名之以名告于

山川此生而曰同知同非名也傳曰葬而後舉諡知不預名

之也又臣不名君未成君乃名之使此同疏杜預春秋釋例

爲莊公正名經當諱之言子生不得名也疏母弟篇云傳稱

季友文姜之愛于與公同生故以死奉殷情義相推攷之于

左傳有若符合節也按杜所引傳未詳何書史記以季子母

爲陳氏左傳以季子爲文姜所生時曰與左傳同魯世家六

當是文姜生而使陳女母之也年夫人生子與桓公

同日故名同乎人也謂季友同生故命名一爲同

冬紀侯來朝

不月者前爲

成宋亂也
疏紀二朝二年

七年

此年缺秋冬文與四年相起焚成邱與狩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咸丘與狩于郎相起文如以火

郎相起穀鄧來朝與宰渠伯糾來聘相起

獵也春月非其時書以譏非禮

其不言邾咸也

與公羊同知此說有本

何也

據城邾莒言邾也

疏

凡不繫國皆邾者近邾也

近之固疾其以火攻也

以火攻邑則傷人甚多故不繫國託之如內地田獵焚而取之者然以與

狩即相起廢焚子退朝日傷人

疏

不繫邾內地也日者明非內地也諱其以火攻不能

以伐見故曰不繫國知爲邾邑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與古爲內邑則穀近內之亡國食采邑者邾鄆已亡猶有鄆

子邾伯同非青州國不來朝鄧內雖不見然以穀推之知非楚滅之鄧也

疏

據年表莊公十六年楚伐鄧滅之與左傳同知

此鄧侯非楚滅者與前會鄧之鄧同名異地

其名何也

據滕薛不名

失國也

失國在春秋前猶言朝者食采邑春秋繼絕存亡不許以絕之辭也

疏

據年表豫州鄧莊十六年乃滅于楚知非此鄧侯

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

據失國不

葬不得朝也

嘗以諸侯與之接矣

二國先爲魯屬盟會之事屬國同在

雖失國猶弗

損吾異日也

公羊貴者無後待之以初按寓公得以諸侯禮終其身示不以盛衰異也論語故舊不遺則

民不

疏

春秋外屬國于魯不言朝○春秋編年四時不足不成年之辭也四年于天王聘下去秋冬此年

于亡國朝下去秋冬天子下聘為王之衰亡國朝

為朝之重罪人不討而朝聘之是無天之世故去

去之又以終始見義也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日者祭國之大事也常事不書為下再烝乃書

烝

時祭獨冬事也

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烝見烝名冬事也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興之

以周正言志不時也

于周正言烝明子月仲

祭祀從夏正不時謂子月宜改為春周祭禮不分

曰時春秋乃定為天子四時祭諸侯二時祭也

疏

此與言春言狩三月首
事皆以明用夏正之意

天王使家父來聘

來聘者謀
婚于紀也

疏

家父者王子也家字父男子美
稱詩有家父一說以家爲采氏

天子大夫也聘已失禮聘桓
尤非三聘志以譏天王也

夏五月丁丑烝

禮無再烝言再烝非烝也譏諸天子
禮也不可言烝故言烝以辟僭天子

烝冬事也春夏興之

王制諸侯禘則不禘絜則不嘗嘗則不
烝而後禘以諸侯僭天子之禮僭天

子不可言故言烝以明烝則無禘也
禘祀也絜不可見故言

祀可言僭天
志不敬也禮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類則不敬謂
此也魯人行之爲依時制春秋定禮

乃譏
之也

秋伐邾

不言其人
諱之也

冬十月雨雪

劉子云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始媚之心夫
人將弑其象見也桓公不寤後與姜氏如齊而弑

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疏周十月今八月非雨雪之時此為異矣兩月者記時不當雪此不為

例者歸入

記時類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祭公者天子之三公也春秋天子三公經見二人周公祭公是也以為一

公留守王臣稱公氏祭監者字祭伯祭仲祭叔皆監也以氏祭起王臣以字知為大夫

其不言使焉何也

據王臣以字知為大夫公羊以為婚禮不稱主人傳不

稱主 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

取后以奉宗廟之祀繼萬世之後是為大事 即謀于

我也 不行六禮于紀而取決于魯天子嫁女使諸侯主之不與

我卑者為禮且不使女以尊臨夫娶后以承宗廟天子當自

主今使魯主之是嫁女之禮 公羊成使乎我也使我為

非娶后之正卑賤主昏非禮 媒可則因是往逆是也 敬

弗與使也 以魯為主則祭公從魯 左傳以為禮傳弗與使

交禮言之傳自不早聘定全由魯問名納 遂繼事之辭也 遂

敬遂迎之事出一時議其率略非有異同

因至魯乃有逆后事是以魯主其事祭其曰遂逆王后據夫公來聽命非王所專也皆以釋不言使

言逆故略之也據劉夏言逆王后因過我略之**疏**故字或曰

此說同公羊公羊云天子無外據逆夫人在女國言女入王

命之則成矣諸侯有入境不入境之分王者一統不分內外

境乃可言王后諸侯之尊不出竟不入國不得稱夫人二說釋稱王后也

九年年表秦出公元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如專行者**疏**左傳凡諸侯之

為之中者謂魯主婚歸之也劉夏逆不言歸此以魯主婚乃言此

不親迎至女父之國猶當親迎于郊詩所謂親迎于渭是也

此言歸不以祭公終其事明天子當親迎非但使人而已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百里國卒正也稱伯者避方伯也敘首者同姓國大于滕

疏

此與齊世子光皆以明世子之禮周禮諸侯世子以皮幣繼子男之後世子稱孤所謂大國之孤孤世子與大國之鄰也

朝不言使

據諸侯曰朝大夫聘乃言使

言使非正也

此曹世子代政自來朝由父使因其父尚

存如後世內禪之事追繫其事于父故言使也左氏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此世子不可以代故也

疏

此書

之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

伉者用諸侯禮曹伯來言朝其子來驕伉用其父之禮是

二君也曹世子雖下其君一等亦不得言朝也

曹伯失正矣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國無二君老病使其子代

政借用君禮

疏公羊春秋有識父老子代政

諸侯相見口朝言使識曹伯者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

曹伯來

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

據王世子言會不待以其父之禮父子猶君臣也曹

臣僭用君禮魯當正之不許用朝禮今不爾也

以內爲失正矣

君子以禮自處亦以禮處人射姑伉禮不

能正內疏左傳賓之以上贈禮也禮謂當以鄉內失正不使人

失正也疏禮待之而書來朝知僭用君禮矣內失正皆曹伯失正孝子揚父美不揚父惡來世子可以已矣不信

而從道義春則是放命也據臣子大受命專命廢命皆議疏

秋之大義也許不朝是方命也尚書方命疏

放同尸子曰夫已多乎道此譏曹世子從邪命揚父惡不合

秋信道不信邪能已則雖有放命之疏劉子引孔子曰良藥

嫌而有信道之美故曰夫已多乎道疏苦口利于病忠言逆

耳利于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言無諤諤之臣父

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

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

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

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按國語違而道從而逆不從亂命義與此同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疏

曹世家桓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夕姑立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傳曰夷狄不言正不正簡之也春秋大夷與小

國同禮內屬國不言正不正亦簡之曹居卒正之首猶可援次國之例故一見日以起其例此春秋禮待升降以下不日

者復其卒

正之例

夏五月葬曹桓公

月葬者卒正之首明小國亦五月葬特著五月以明之

疏

卒正桓世不

者曹卒正首也故特卒葬曹亦一見例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弗遇起下戰有衛也

疏

桓會皆月時者內邑

弗遇者

據不期而會曰志據不遇

不相得也

據遇者弗隨言志相得

不見

內辭也

弗猶不也外言不者可己之辭弗者己不欲之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以此戰鄭爲主我有辭故不稱

伐

來戰者

據戰不言來戰

前定之戰也

據言來盟前定盟前定結日戰無詭詐也

內不言戰

據內敗外不言戰

言戰則敗也

據內勝言敗則言戰是內敗也親者諱敗不諱敵故言戰諱敗

不言

其人

據戰當日公大夫敗外皆言公大夫

以吾敗也

據乾時及敗不言公內敗諱言其人故不出其名

不言及者

據來輸平不言及

爲內諱也

言人內及外之辭因敗不使內主之前定戰謂結日戰也

結日而敗辱深故不言人不言及非前定則或不言及或言及詐敗辱淺諱亦淺此總傳諸戰敗

十有一年

年表曹莊公元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已勝而盟謀再伐也稱人賤之用師踰年更謀伐人國惡

之故賤月者謹之惡曹內地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疏

鄭世家四十二年莊公卒太子忽立是爲昭公

秋七月葬鄭莊公

未及時而葬嗣子弱將有失國之事不及時者嗣子弱過時者多爲國有禍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者采也王畿邑天子三公食采祭公是也為監于外皆用是采以起為王臣否則

不顯著如祭伯祭仲祭叔是也仲者字傳天子大夫不名也王制天子大夫為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鄭方伯國祭仲天子大

夫為監者故不名而疏月者謹

氏采與王臣同也

宋人者

據微不執尊辭人討賊辭

宋公也

志知宋公也

其稱人何也

是

言公

賤之也

據卑稱人上爵公賤之也執人臣以易其君大惡也盡奪其爵使從微者辭不地于宋也月者

謹之

按祭仲監者故左傳以為祭封人不名者天子大夫

也

羊以祭仲為行權由祭仲之不論美惡往致皆稱單伯是也公解其不名故以為賢後師誤說當以傳為正

突歸于鄭

劉子云鄭突規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

曰突

據嫌猶

賤之也

據挈之與失嫌同辭春秋挈者至賤無繫屬也賤之謂賊天下皆得討之無所

容留

曰歸

易辭也

據挈知非善辭入內有拒歸內無拒知易辭也

也

其事

祭仲執言歸不言入

權在祭仲也

祭仲立突而國無難者權下移也劉子云

上下相虧猶水火相滅人君不察臣下大盛則私門盛而公家毀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于股難以步指

大于臂難以把本小

疏

鄭世家莊公娶鄧生太子忽又娶宋末大不能相使也

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

君難臣道也

據褒孔父也劉子云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以

安國家利人民者不辭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也

疏

按臣食君食當死其事也曰君仲不死者惟仲存則國存仲亡則國亡國重君輕易君存國

傳以二君爭立君難非國禍仲即死宋不能滅鄭有死君之道非存國

之比也

今立惡而黜正

據荀息立不正能死猶許之言惡正盡其事以罪之惡祭仲

也貪生忘義逐君求榮

疏

劉子云孔子曰可以適道未可與言歸所以歸惡于仲

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其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尙利故其心也詐

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興于朝四臣詐而誅于野

鄭忽出奔衛

不言鄭子者以子伯非爵嫌同小國子伯並稱故鄭在喪通不稱子不言世子忽嫌于初死之稱下稱世子不嫌也此

疏

鄭世家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稱忽亦辭窮也九月辛亥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爲厲

公

鄭忽者世子忽也

據言鄭世子忽復歸也

其名

據下言世子

失國也

據失國名權移

祭仲不能保其宗廟名以罪之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蔡叔者蔡侯封人也稱叔者使與季相起明兄弟及之義凡經稱

叔皆及立之正辭也此叔非蔡侯之弟與春秋凡稱叔季皆爲君者下季入爲君此稱叔知是蔡侯也生不稱君死不稱公蔡

不純以中國禮待之

柔者何

據不氏

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未命未受爵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一卿命于其君者

爲未命小國三卿皆君
命故小國大夫皆不氏

公會宋公于夫鍾

不月夫鍾內地突立宋求賂不已鄭以魯成宋亂賂魯爲之解故爲此會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在內月者謹一年再會闕內邑再會爲商鄭賂也

十有二年

年表鄭厲公元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紀稱侯本爵也盟拒齊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宋求賂不已公故往會于宋地燕人略之盟爲

紀燕求和于齊也

疏地理志東國下南燕班氏曰南燕國媾姓黃帝後地與句須近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不葬者不立公子完完賢不立使後奔齊爲田氏林後繼立皆以兄弟相繼也

疏

陳世家厲公七年卒立中弟杵是爲莊公繼不書葬故不見厲公之謚故世家誤以厲爲佗改躍之謚爲利也

公會宋公于虛

爲鄭平也虛內邑故不月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在內月者謹一年再會龜內地二

書盟會以交惡之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劉子云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桓親長養同類**疏**宋不許鄭

鄭盟約伐宋

丙戌衛侯晉卒

疏衛世家宣公殺太子伋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

再稱日

據上已見日時可相蒙

決日義也

明晉正也前因眾立以見不以賢之義此乃日以明得正

董子說立晉爲善以其正

疏二事同例日不日嫌蒙上日之以明凡例日皆日一日二事則異日書之此亦一見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與鄭伐宋小不和而戰魯敗焉

疏經戰地宋

是明與鄭戰也公羊以爲嫌與鄭人戰者同伐而自相戰恥事故辟之如與宋戰之辭也左傳遂師師伐宋戰焉宋無信也焉

當爲于說詳左傳補說
三傳同以爲戰于宋也

非與所與伐戰也

據地未知與鄭戰

不言與鄭戰

據與鄭戰當出鄭故公羊辟之以爲

如與恥不和也

左傳以爲無信是也方與鄭結盟伐宋至宋而自相戰師克在和故諱言鄭也於伐

與戰

據伐宋戰宋內與鄭戰非與宋戰

敗也

此內與鄭戰內無與國則言戰

爲敗不外言

內諱敗

爲親者諱敗內獨與戰故主內

舉其可道者也

可道者戰不諱也傳曰言

戰則敗也

十有三年

年表衛惠公元年陳莊公元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

師衛師燕師敗績

經外戰當地此不地者公羊謂戰于內是也傳以爲戰于紀左氏以爲後也說者遂以爲

三傳各異案是時紀齊爲深讐鄭與宋爲駭搆兵魯居其間助紀鄭仇齊宋齊宋因連兵伐紀紀師至魯會紀鄭亦合伐宋因

戰于內齊志在滅紀宋志在報鄭齊糾急而宋鄭緩故經先紀于鄭先齊于宋左傳言後者以此事由鄭主謀而後書鄭之義傳以爲于紀者爲後因紀事而戰故以紀小國序于鄭之上爲紀事戰故不地內使果戰于紀自當以地紀三傳本同各就一端言之遂致參連

其言及者

據言戰主外紀鄭不及齊宋大國

由內及之也

以在內戰故下言及公會戰于外不

言及春秋由尊及卑今由卑及尊尊內故從內言及

其言戰者

據及主內戰于宋敗辭內不言戰

由外

言之也

以紀主戰故言戰自主戰乃直戰稱人

據燕人略敗敗辭主兵故下云戰于紀也

稱師

據燕不爵亦無師

重眾也

盟戰序人微者也從大國則有徒眾從同言師傷其所害者眾

其不

地

據內戰例地戰于郎猶地

于紀也

鄭君說紀當爲己據言戰紀先鄭以紀爲主爲紀事戰于紀之辭辭在內

如戰于紀國城下故不地也

疏

同時紀齊宋鄭皆有伐伐經無明文故說者互異公羊以後日爲恃外恃者亦以外

爲主皆居間之人

被兵故不地也

三月葬衛宣公劉子云衛宣公取其太子伋妻生壽及朔殺伋及壽立朔爲太子是爲惠公亂及三世至戴公

乃定

疏月者方伯正例立朔不危之者下己見于經

夏大水

劉子云占與元年同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尋武父之盟也魯與鄭和齊與宋和

無冰

劉子云周春今冬也先是連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鄭伯突篡見而自立公與相親長

善惡之罰也

疏

一日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天下異者桓公弑君弑兄外成宋亂與

鄭易田倍畔周室

無冰

劉子云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
退百職壞庶人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

義家塾叢書
時正例過時
無冰乃志

成二

煥也劉子云無冰恆煥也小煥不
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

夏五

鄭伯使其弟禦來盟

鄭伯厲公也公前與盟武父
今又來尋盟譏公長養同類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

也

再傳者鄭爲次國也
小國無兄弟之稱

來盟

據聘盟
先舉聘前定也

來即盟明前
定不再聘

不日
據前定
戰猶日

前定之盟不日

前定戰日其正盟
日以謹信前定信

辭不日
如桓盟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

記聞耳治也
疾舒猶緩急

聲緩
難聽

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

記見目治也貌謂行立形
謂美惡不能見其細微

立乎定哀

孔子所
見之世

以指隱桓

所傳聞
之世

隱桓之日遠矣

聞見皆
有所窮

孔子因史立義世遠聞見難盡凡大事人所素知不能有疑
細微事實人罕傳聞史冊記載直錄經文別無傳注故有久

而失傳之事不知其事則不敢削其文故春秋大事諸記並同至于細微則各以己意相測實皆在傳疑之例說詳傳疑表夏五據當傳疑也日月在舒形之例凡有疑難非閩見可定故闕之也此史文脫

語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傳疑以起傳信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劉子云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

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如齊夫人譖于齊侯齊侯殺桓公

御廩之災不志據藏祭米此其志何也問筆以爲唯未易災

之餘而嘗據下書嘗可也據不嘗則不志知以嘗事志可者

志不敬也宗廟之祭祭器有災宜易志以明其不敬天子

親耕以共粢盛祭義曰古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

地山川社稷先王以爲醴酪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劉子云王柔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統公侯之夫人加之絃繩鄉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國非無祭服列士之妻加之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義家塾叢書

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

也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粢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

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

也据踰四日曰甸甸師掌粟而納之三宮天子六宮故諸侯

禮三宮中爲高宮始封君夫人所居以下左右姑居東宮婦

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劉子云御廩夫人八妾所藏董子云諸

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共九也夫嘗必有兼旬

之事焉据從卜日已後修祭物也兼旬二十日以外視牲春

也疏劉子云齊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齊

三日乃見其所以爲齊者祭之日將入戶儼然若育見

乎其容蓋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于目聲音咳唾不絕于耳嗜欲好惡不忘于心則是孝子之

齊王申御廩災乙亥嘗四日不能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故志災以起之主書者災餘當易如改卜牛也耕籍粟掌于甸人臨祭乃春藏御廩然則御廩所容少故不志災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命經僖襄皆敘宋公上待以二

伯之禮後世因有齊僖為小伯之說者蓋春秋本因齊桓以齊為伯經固宜有一定之制若有升降則學者疑不能明故終春秋之世齊皆有伯辭

不止桓公一世也齊世家三十三年僖公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宋求賂不得又敗于紀故

以者據紀虞主不以者也據義兵不言以鄭突篡兄自立宋實主之賂不入而伐鄭使宋主之

者討不以罪也言以者責四國民者君之本也孟子曰民為

助宋討賂皆君也人者賂之也民者君之本也孟子曰民為君為輕是故得乎邱民為天子劉子云疏筮子曰君人者以君臣于百姓互相為本如循環無端百姓為天百姓與

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劉子云天之生人非爲君也天之立

君非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不顧其人是不能君而夷狄之

十有五年年表齊襄公元年秦武公元年

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疏例時月者謹之

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職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故有

辭讓而無徵求諸侯時獻天子于獻時禮辭之故但有辭讓之事無所徵求言此者春秋貴讓也求

車非禮也求金甚矣荀子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

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豕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從

士以下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故民不用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多積財而羞無有重民任而誅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不葬者天王以前不葬爲正也天子七月而葬三月崩九月以前邾牟葛來朝當在未葬之

時故覽

疏

周本紀桓王二十四年崩于莊王佗立按桓王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疏 二伯日葬正也成以下齊失伯以不日見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疏

鄭世家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婿雍糾殺之祭仲反殺雍糾

戮之于市夏厲公出居邊邑縹月者謹之

譏

疏 據諸侯不生名者誅絕之罪譏當爲誅字之誤

奪正也

疏 奪正謂突奪忽國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疏

鄭世家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

反正也

疏 稱世子明正也言復歸反之也言復通王命也

許叔入于許

疏 許已滅矣如有國許之辭者存許也

疏

據左傳隱十一年鄭人許許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今因鄭亂許叔遂復許國也

許叔

疏

據以國許之貴者也

氏言字許之貴者也

疏 據紀季蔡季同諸侯繼立凡以子繼父者稱子以弟繼兄者稱叔季

義家塾叢書

兄終弟及之正辭稱許叔莫宜乎許叔據以弟繼兄其曰入

明其以弟繼莊公之位也何也據蔡季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據許滅與蔡季歸不同

者春秋于嫌得者見不得入許蔡季內有臣下之迎外有

叔而諸侯之正不正視此矣疏諸侯之助歸國繼立其辭

易也許叔內無君命外無與國許民已為鄭守乘機應變入

攘據雖復國以入言明不許也稱叔以起其貴有宜道

公會齊侯于蒿前與齊戰僖公時事也襄不在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牟葛魯屬邾在牟葛之上以後進為卒正

而來朝故貶之也傳曰天疏地理志泰山郡牟下

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疏云故國知魯屬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之大邑突入鄭世家秋鄭厲公

遂居之月者謹之因櫟人殺其大夫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公羊宋公鄭世上有齊侯

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與厲公兵自守于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月者謹之

地而後伐

据伐者不先地

疑辭也

先地次也伐教皆不地次言地次是不進兵而託于教伐是有所疑

非其疑也

諸侯伐鄭者助突也不言納突作爲討突之辭討賊不進故非之也自此以後教鄭事略

十有六年

年表周莊王元年衛黔牟元年鄭昭公元年

疏 桓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十八年齊侯殺子亶子嬰

繼立三十五年至莊十五年突乃入鄭經皆不書公羊以爲末言爾是也凡不見經事皆于年下据年表書之以明經之削例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蔡突黨**疏** 年表公會謀納厲曹謀伐鄭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曹會衛在蔡下此何以衛在陳上衛陳蔡三國

同稱侯次序無定因無定以起上下之有定**疏** 月往爲近蔡自從楚後狄之楚會皆在陳衛上夷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致而月危于致唐因下外薨

桓無會其致何也

據桓十五會而十月同爲不致

危之也

此後濼會公遂不反故于此危之

疏

桓會不致惟致二事盟唐以其遠致此以外會之終而致之下有盟皆爲齊事矣

冬城向

向舊城爲莒所取今取于莒故城之伐莒不言諱之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疏

衛世家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

前太子伋而代之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奔齊

朔之名

據衛侯奔楚不名

惡也

曲禮諸侯不生名有可殺之罪故名以死待之與大夫不復見同

天

子召而不往也

劉子云周室多禍衛侯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據下王師救衛助黔牟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內地齊紀和而盟

疏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蕞

字者紀存猶未進之爲

疏

時紀未滅

莊世紀滅而

後邾稱子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

郎公左作奚左以爲此疆事蓋二月方與齊盟于黃齊方求好于公

無緣此時忽有戰事以爲疆事爭逐之常

疏郎內

書此以示例公與齊侯皆不與其事也

傳曰爲親者諱敗不諱敵謂言戰而已不言敗也

不言其人

齊但稱師以吾敗也

因敗諱言其人

不言及之者

不言公大夫並不言疆吏

爲內諱也

因釋不言其人兼及不言及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封人生稱叔葬稱侯皆一見以示例因以見春秋之待蔡不如陳衛也

疏

蔡世家二十一年桓侯卒弟哀侯獻武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月者爲下葬出也季者獻武稱季明貴得立

蔡季

据下卒稱獻武大夫歸而立者當名不字

蔡之貴者也

据蔡侯上稱叔此稱季明兄終弟及與許

叔自陳据歸或不陳有奉焉爾歸必有所自無奉不見有奉明得助傳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

疏左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而立之

癸巳葬蔡桓侯劉子云周桓王時蔡侯卒諡桓侯有德則善諡無德則惡諡故同也葬稱公臣子辭稱侯見正

稱也春秋凡葬稱公三等諸侯皆同今不稱公疏而稱侯本爵也謂從臣子辭稱公而實非公也疏而後乃葬也

繼嗣不早立既卒逾月季乃得歸危故日之葬此一稱侯餘仍稱公而左傳史記及他書言蔡君者皆稱侯不以公加之以諸

書皆緣經而出故經一稱侯以下皆稱侯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邾內屬也方盟于雒乃與外大國合兵伐之內病矣不言其人爲內諱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劉子云是時衛侯朔有罪出奔齊天子更立衛君朔藉助五國舉兵伐之而自立王

命遂壞魯夫人淫佚于齊卒弑桓公

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班氏云穀梁傳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

十有八年 年表鄭子魯元年
年蔡哀侯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劉子云將伐鄭納厲公遂與夫人如齊
申繆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

謂之有禮易此則敗且禮婦人無
大故則不歸公不聽遂與如齊 **疏** 月者爲
危公

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 據陽穀言
公及夫人 以夫人之仇 據尊以及
卑不言及

敵也知 弗稱數也 春秋夫以及妻不言及夫人不以公爲夫
也弗稱數絕其屬也不及婦不屬夫則是

以仇 非夫人也 劉子云奪文姜之
屬不繫則賤之故討討之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劉子云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
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

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 **疏** 齊世家襄公四
死于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

人如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僖公
時嫁爲魯桓公夫人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

夫人夫人以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以爲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

其地

据隱閔皆不地

於外也

据言齊也諸侯卒於封內不地地皆有

內與弒不地外地者內地小不忍

薨稱公

据葬公在下舉上

也

上謂公也君子慎終薨時事皆自主故言公薨謂公自薨

於此言君本身正不正者以薨死者事葬先言葬後言公傳以爲舉下臣子葬其君葬在先者所謂舉下謂葬爲臣子事故危子孫于葬言之矣傳言此者明乎生死之際終始之事人道之大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稱公者未殯以前以生禮事也日者喪自外至如初喪故五日乃殯喪也

疏

班氏云尸柩者何也尸之爲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存柩之爲言究也久也久不復變也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秋七月

疏

首時削之也此年專敘桓事四時四記若不貳事者傷之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葬我君

据生不稱君天

接上下也

上下謂君臣也接謂交舉

猶外舉國也

公爵稱公上有天子不純君之義言君謂諸侯

專治封中有純君之義葬言君已葬乃得申其私恩也以君

繫我故曰接上下尊之曰君親君弑齊人殺而曰弑者賊不

之曰我尊尊親親春秋之義也

君弑首文姜妻弑夫也賊不

討不書葬母以賊稱者公不言及先此其言葬何也据隱不

殺乃不

不責踰國而討謂討母于齊言報讐也

于是也于是

謂此是也親喪方至不責即時討賊明當殯盡禮于練時乃

討之也丙言孫奔也奔得為討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桓公据公上葬而後舉諡也于葬乃以諡稱諡所以成德也

劉子云諡者累生時之行而諡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諡所以

勸善戒惡也諡之言列陳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諡

也又曰有德則善

於卒事乎加之矣

班氏云葬乃諡之者諸

諡無德則惡諡

侯葬世子告喪于天子

重丁役於家大事專與喪禮

卷二

桓公

三

渭南嚴氏孝

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幼不諫長賤不諫貴故既葬然後舉諡人之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可知也卒謂終也嗣君未葬稱子某猶謂父前子名也既葬稱子卽尊之漸父事已終子乃不名也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傷無三臣出會不反痛之也又不復讐故莊不卒大

也夫

補疏

桓公十八年合二九之數文宣成三三三十八年合爲七十二之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二終

華陽林思進覆斟

渭南嚴式誨斟鐫